

海灯神话

上

090387

红塔集团
藏书章



女子学院 0006560

郴州市公安保卫干校

中国之酸士族了

海灯神话

张 扬 著

下

090386

肇庆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女子学院 0007361

潮州市公安保卫干部训练基地

中国之联大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灯神话/张扬著. —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
ISBN 7-5059-2798-1

I.海… II.张… III.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282 号

书 名	海灯神话(上、下册)
作 者	张 扬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曹利群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永清县第二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723 千字
印 张	31.5
插 页	12 页
版 次	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1,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798-1/I·2086
定 价	4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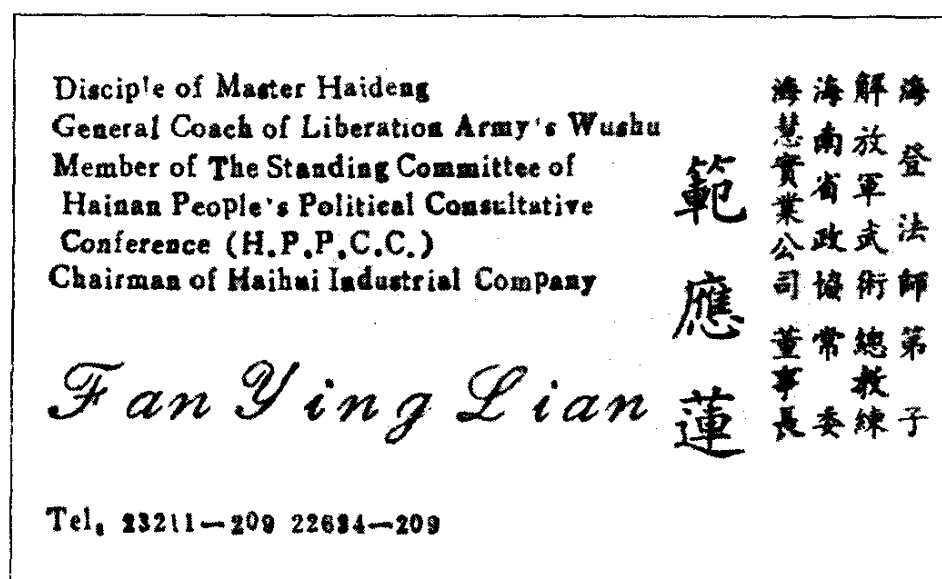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范应莲自印并广为散发的名片

从第一个头衔可以看出，海灯弟子身份对他们这些人具有何等“生死攸关”的重大意义，从而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要“倾家荡产”打这么一场官司。

此外，应为现役高级军官的“解放军武术总教练”，却在民间经营一家“海慧实业公司”，是否不伦不类？是否合法？因此，是否损害部队形象？

因文化程度限制，名片上“第”和“範”字系错用的繁体字。

还可以看出，“海灯”原来就叫“海登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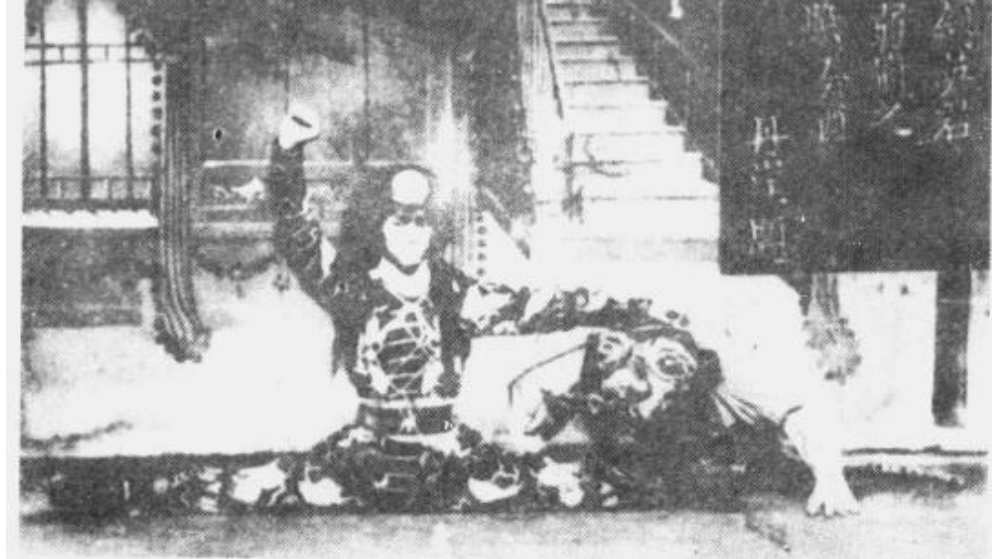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海灯青年时代的剧照

这张照片原载范应莲《我的恩师——海灯》一书，原文字说明“羽冠之年在成都表演‘一字叉’（武松打虎）”。照片右上角有“丹崖”名义的题字“范剑英君羽冠之玉照，癸酉，丹崖题”。“范剑英”是海灯在成都警监学校时的曾用名，“羽冠”指男子20岁或18岁，“癸酉”是1933年。1933年时海灯为20岁或18岁，那么，他会生于“户口档案”上由他本人填报的1902年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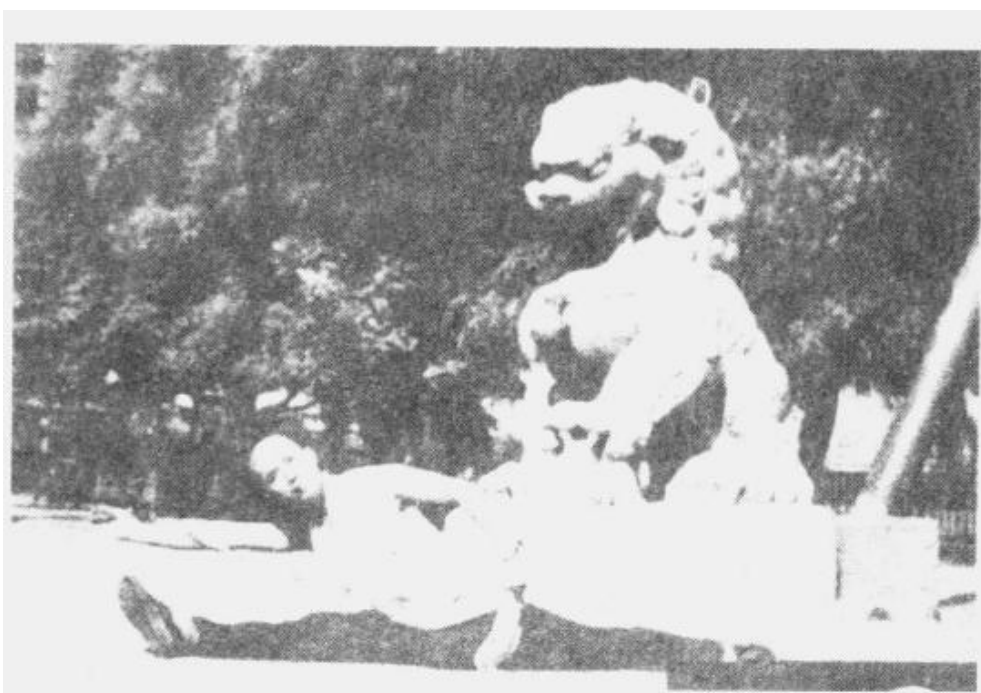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海灯1964年在北京公园中表演

这张照片收在范应莲的《我的恩师——海灯》一书中，原文字说明“表演‘一字叉’，1964年摄于北京中山公园”。

海灯长期在各地摆摊授武，尤以在上海为甚。1964年自称“武术名家”的海灯跑到北京要求参观“二运会”，遭拒绝；于是他私下跑到公园中摆摊卖艺，因此被轰出北京。

海灯自称不是那种花拳绣腿、江湖卖艺的武术家——那又是什么样的武术家呢？



图4 所谓少林寺“敦请书”

这份“敦请书”说少林寺曾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(1946年)三月“敦请”海灯为少林寺“国术教授”。但少林寺第二十九代名誉方丈德禅法师在1989年9月17日指出,这个“敦请书”是“伪造”的;他在1989年12月11日又指出:少林寺从来没有过“敦请书”一类文件。



图5 敬永祥在甄秉浩陪同下看望少林寺方丈德禅法师并调查取证

右一为敬永祥。右二为甄秉浩,河南登封县委报道组组长,1985年在全国率先公开揭露海灯真相。左一为德禅法师,1986年11月被中国佛协任命为少林寺第二十九代名誉方丈。



**图6 少林寺塔林中的
元代“乳峰和尚之塔”**

“海灯神话”中最活神活现的一个神话是：“少林海灯”的师父是“少林巨擘”“汝峰(又作乳峰)上人”。海灯宣称：塔林中有他这位师父的墓塔！

少林寺僧人们和海灯一起去找着了这座墓塔，仔细一瞅，才发现乳峰(汝峰)原来是 600 多年前元代的一位和尚！

图7

少林村石匠王木铎在提供证词



1982 年底海灯“重返少林寺”后不久，出钱让少林村石匠王木铎刻制一座“少林寺第一代祖师海灯法师升座纪念碑”，拟立在大殿前。少林寺第二十九代方丈行正法制立即制止此事，碑文亦被愤怒的僧众砸毁。毁后的巨碑后由王木铎改刻为“少林寺市场筹建单位”碑。

图8 『少林寺一代祖师海灯』之碑被砸毁后改刻的
『少林寺市场筹建单位』碑



海灯喜欢照相，尤其喜欢拍各种姿态的“武术照”和在形形色色的锦旗前拍照。1979年他在纪录片《四川奇趣录》用绳子倒吊着做了“二指禅”，然后拟定“功深面壁，绝技惊天”八字以摄制组名义献了这面锦旗给他自己。



图9 海灯在“功深面壁，绝技惊天”锦旗前

图 10
弄虚作假的海灯「一指禅」



继弄虚作假的“二指禅”后,海灯又做出了更加弄虚作假的“一指禅”,并拍下这张照片。1985年海灯《少林云水诗集》出版时收进此照片;甚至在“一指禅”真相被揭穿后的1991年,范应莲出版《恩师》一书时仍收进了这张照片。

请注意:照片上“一指禅”系左手所做,左手食指毫未受力,左肩因以绳带向上牵引而形态反常。

图 11
弄虚作假的海灯「二指禅」



1979年为拍纪录片《四川奇趣录》,海灯由五个徒弟协助,用绳带倒吊着做了“二指禅”,拍下这张著名的照片。

原照片右部有“四川漫游影片中七旬晋五海灯法师之武术照·七九·秋”字样;1991年在收进范应莲《恩师》一书时,为了配合在海灯年龄上的弄虚作假,将上述字样尽行裁去,文字说明居然改作“七十七岁高龄的海灯法师表演二指禅功”。

请注意照片上的“二指禅”系左手所做。

这张照片载刘孟洪著《海灯法师》一书中,照片原有“海灯大师于上海武术运动大会”,“演童子功摄,一九五九年十一月”等字样。海灯时年46岁,这张照片反映了他当时“绝技”的最高水平。



图 12 海灯表演其“绝技”“童子功”(罗汉观井)



图 13 广东惠州《现代生活报》1994 年某期所载
老年人在公园中做“罗汉观井”照(康泰森摄)

照片上左侧老人所做实际上就是海灯的“绝技”“童子功”,即“罗汉观井”。画面上老人年龄显然在65岁以上,周围无人观看,说明是寻常之技。



图 14 海灯与两面“健康第一”锦旗

这是又一张著名的照片，在收进范应莲《恩师》一书时所加文字说明为“一九五二年海灯获浙江省体育运动大会拳剑两科锦标”，原照片上有海灯本人的相同题词。海灯此次参加的实际上是“浙江省民族形式运动大会”，他什么名次也没有获得。锦旗不过是当时杭州各机关单位送给大会的一般礼仪性物品，数量很多，这是其中两面。写的明明是“健康第一”而不是任何名次第一。

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，最恨科学，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，能教人思路清楚，不许鬼混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。于是讲鬼话的人，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。

假如真有这一日，则和尚，道士，星相家，风水先生……的宝座，就都让给了科学家，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。

——鲁 迅

〔序 一〕

我与“海灯案”

我看海灯

我最初听说海灯法师，是八十年代什么时候。我曾经感到奇怪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和尚，怎么像是发生了核爆炸似的，忽然以“排山倒海”之势压了过来？换句话说，人的“知名度”有个形成过程，海灯的知名度缺少相应的、必不可少的形成过程。

虽说有点奇怪，但想想，又觉得不奇怪。这十几年，什么稀奇古怪乌七八糟的事没有？全民族文化素质低，于是《少林寺》、《霍元甲》就成了热门货；手中有些余钱剩米了，不修学校，却疯狂修建寺庙，供养和尚道士巫婆神汉。显然，“海灯现象”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。一位佛教界人士宣称“宣传海灯是时代的需要”——不对，时代从来不需要海灯这类人物；正确的说法是：海灯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所以，即使在海灯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岁月里，我对他也毫无兴趣。他那些神奇武功和“革命”经历，一望可知纯属胡说八道。真那么神，则解放后起码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了；真那么“革命”，何不索性参加共产党？至于他读过大学精通翰墨以及曾经打算赴日本留学之类，显然是在附会苏曼殊、李叔同等近代

“诗僧”。连他的原名“范无病”，也不过是摹仿霍去病、辛弃疾……

说来说去，我唯一佩服的只是“海灯”这个法名，它容易使人们联想到“苦海茫茫一盏明灯”的意境，而这本来是象形文字的一大优势。不过我知道佛教僧侣按辈份取名，所以“海灯”并无深意。后来看到的资料证明，与海灯同时受戒的和尚尼姑都属“海”字辈，如海珊、海慈、海迷、海甜等，海灯之妹范玉生出家后法名便叫“海勤”；还有的材料证实，海灯原来叫“海登”。

海灯与严新

我对海灯的另一个感觉是，这人很聪明；如果用北京话讲，就是“很会来事”。他饱经沧桑，深谙世故，善体人意，应对灵敏，擅于观言察色，把握潮流，因势利导，收事半功倍、风云际会之效。所有这些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后来有人称海灯是骗子，又有人抓住“骗子”这字眼大打官司。我对海灯是不是骗子并不关心。就算他是骗子，又怎么样？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指出：行骗与被骗是“对立统一”、互为依存的。为什么骗子那么多？因为甘心受骗者太多；与其去骂骗子，不如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受骗上当，长长见识吧。

海灯那些事有多少真实性，本来无关紧要；但关于海灯种种说法达到近乎妖言的地步时，却引起过我的深思。因为我懂历史，我知道两千多年来的中国，妖言四起从来是不祥之兆！这里面有些规律性的东西。比方说吧，海灯的徒弟多是乡土出身，唯独严新读过中医学院；其他徒弟多年追随左右，唯独严新在海灯出名后才忽然拜到门下；海灯与其他徒弟的关系很清楚，唯独与严新关系模糊；海灯兼具“武佛文医”，他的徒弟们等而下之，唯独严新却多了个“特异功能”；海灯自称年轻时能隔三米发气功打倒警察，范应莲只能打灭半尺外的烛火，严新的气功则不但能治截瘫，治癌症，使

物质分子发生变化,甚至还能演“封神榜”,呼风唤雨,在沈阳发功让大兴安岭降雨灭火!严新的气功在海灯那里找不到,严新的“特异功能”海灯也从来不曾具备——既然如此,严新拜这么个师父干啥?

我记得当时报纸上一则记载:海灯病重在成都住院,严新却呆在香港“远距离发功”为师父治病。有人问海灯是否相信,他笑道:“若说我不信,会拂了他一片好意;若说我相信,又会宣扬迷信。”(大意)

这一对师徒,看来彼此很知底。

拆穿来说,严新拜海灯为师,不过是利用海灯使自己也来个“核爆炸”而已。如果他有半点诚意,如果他真有神奇气功和特异功能,那么,恩师病重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该躲在香港的。我们不要求严新有“起死回生”的本领,但他至少应该能使海灯的病情有所缓解,生命有所延长;而在四川省第一流的大医院中,他所做的一切一定会被科学仪器(包括监护设备)严密记录下来并加以证实的——这比证实所谓“气功外气对液晶和脂质体相行为”或“气功外气对核酸溶液紫外吸收的影响”要有力得多!

吴阶平教授与江湖骗子

吴阶平教授要算今天中国最负盛名的医师了。七十年代前期“气功”和“特异功能”尚未“兴旺发达”,当时时髦的是“中草药治癌”、“棺材水治癌”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。吴阶平就多次遇到过这类江湖骗子。这些骗子动辄“出将入相”,骗到各种高级干部家里,有时甚至捅到周总理那里。周总理是很讲科学的,不止一次交代吴阶平教授去查证这类“神医”,然后亲自听取汇报。吴阶平教授每次都亲自出马,到那些大官府上,直接与“神医”打交道。结果证

实他们无一不是满口胡说八道！

周总理明白，吴阶平明白，但那些“高干”可不明白——这就是形形色色的骗子们很容易结交各式各样的大官，经常在他们府上前门进后门出活神活现待若上宾的原因。“还阳草治癌”的著名女骗子王淑华横行无忌，从军队到地方有那么多老干高干们保护她，军队医疗单位长期与她合伙制造假药骗钱害人，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竟长期无法取缔和惩办她，就是一个严峻实例。

真正的强者

“海灯案”开场了。有人说，敬永祥是为了出名才写文章“诬蔑”海灯的——这种说法不对，至少在我看来不对。因为早在官司开场之前我就知道了海灯和范应莲，官司开场后当然更知道，对敬永祥这个名字即始终没记住。

尽管我没记住敬永祥这个名字，却记住了他文章的主要观点。千百篇神化海灯的文章没能打动我，敬永祥一篇文章却令我信服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还没有丧失常人的品德和判断力。我知道敬永祥写的是事实和真理。

对敬永祥的文章而言，我是一个普通读者；我应该感谢他（尽管我长期没记住他的名字），因为是他使我第一次获知了“海灯神话”的真相。在这一点上，绝大多数读者与我一样。海灯永远不可能再以“神”的形象占据十二亿中国人的心，他的某些高徒和吹鼓手的真实嘴脸在这场闹剧中得到充分暴露，招摇撞骗的能量受到极大挫折——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无论法庭怎样判决，无论范应莲怎样喊打喊杀，甚至有朝一日真把敬永祥杀死了，敬永祥都是真正的强者！